

关注

乌兰牧骑“根脉”缘何伸展

□陈志音

北方开始进入寒冷冬季,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封回信如一股春风送暖引出来一轮热议。曾经似已渐行渐远的乌兰牧骑,重新走入人们的视野成为关注焦点。从11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以来,这段时间中国文联及各地文艺界都在开座谈会。这棵“红色的嫩芽”从萌生开花到丰收硕果,历经60年风雨岁月,将如何开启新的生命轮回。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重点强调“乌兰牧骑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自1957年组建第一支乌兰牧骑,到现在有75支乌兰牧骑,全年演出超过7000场次。60年来,自然生态天翻地覆,文化生态日新月异。人们的艺术审美观念与文化消费方式,早已不同于60年前。乌兰牧骑还能在绿色草原上赖以生存,还能在斑斓时尚中得以发展,真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奇迹、举世罕见的特例。这种健硕顽强的非凡生命力,究竟从何而来?

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向他们请教:秦文琛——原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乌兰牧骑队员、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知名作曲家;乌兰娜——蒙古族,内蒙古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北方草原音乐文化研究会理事;王星铭——原内蒙古包头市电台副台长兼艺术总监、知名作曲家;亚娜哈瓦尼·乌云——鄂温克族,原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乌兰牧骑队员、呼伦贝尔市退休教师;李浩——原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乌兰牧骑队长。这几位讲述者的故事贯穿着一条线,从最东边的呼伦贝尔草原,经呼和浩特、包头,再延伸至最西端的鄂尔多斯高原,乌兰牧骑60年的马蹄、车辙、足印,一脉相承清晰可辨。

王星铭和乌兰娜所见略同,开诚布公: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启示我们重温讲话精神,“文艺为什么人”,这是一个方向问题。蒙古民族能歌善舞,本是其自然的生命形态,从普通生活中孕育诞生的乌兰牧骑,艺术根脉深扎在草原、紧系于人民,内蒙古享誉全国的优秀人才和经典作品,基本都来自乌兰牧骑。在农区和牧区,送上家门的无障碍零距离、熟悉亲切、简易灵便的演出形式,还是深受老百姓欢迎。我们的文艺要全面繁荣健康发展,重新强调提倡乌兰牧骑精神,有着深远而特殊的意义。

曾经很多年,在内蒙古以外人们的印象中,乌兰牧骑等同于蒙古族歌舞一个标识性的符号。蒙古族民间艺术的情与美,在乌兰牧骑队员的歌舞引中神气活现。而我们只看到舞台荧屏上的欢颜,却不了解他们日常生活的本真状态。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特别提到:“60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骑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这番话特别触动亚娜哈瓦尼·乌云的内心共鸣。这位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鄂温克族姑娘,曾为下乡知

青插队落户,因歌喉出众被招入乌兰牧骑,“那个时候啊,我们乌兰牧骑生活非常艰苦,演出条件特别简陋,真是‘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若非身临其境,何以感同身受?

亚娜哈瓦尼清晰地记得那段工作生活的日日夜夜。下牧区演出都住老乡家,冬天蒙古包挡不住凛冽寒风、鹅毛大雪。姑娘们俩人钻一个被窝互相取暖,早上起来头发结满白霜。有个叫娜仁的姐姐刚生完宝宝,满月后就跟着演出队伍到牧区。幕前妈妈在草地上欢歌喜舞,幕后宝宝在扬琴盒里香甜酣睡。夏天经常在泥泞的土路上车轮陷入水泡子,大家下来一起推车,泥水雨水溅得满脸满身。寒冷的季节,在大草原上也要穿着单薄的演出服。经常被冻僵了麻木了,唱歌张不开嘴、跳舞抬不起腿,还要精神抖擞坚持表演。“我们乌兰牧骑演的节目,大多是自编自创现赶现演,基本没有反复重演,农牧民就喜欢听我们唱的这些身边的人和事。”那一次司机在黑夜里迷了路,终于看见牧民们打着手电筒来接他们,“大家紧紧抱成一团,又哭又笑又唱又跳……”

鄂尔多斯高原冬天非常寒冷。在秦文琛童年的记忆里,经常有一群拉琴、唱歌的乡亲聚在一起,“音乐,总能带给那里的人们以温暖和幸福。”秦文琛因勤奋自学拉得一手好琴,他15岁至17岁的两年半里一直在乌兰牧骑工作。那个年代、那种环境,“草原上的节日大多和乌兰牧骑的到来联系在一起。换言之,乌兰牧骑演到哪里,哪里就有欢乐的节日。”

现在电视网络传媒发达,交通路况都有改善,大型文艺团体也可以下基层演出,乌兰牧骑为何还有如此强健的生命力?“因为内蒙古这个地方太特殊了!从呼伦贝尔到鄂尔多斯,蒙汉农牧民天生酷爱歌舞音乐,再贫穷的家里都有三五件乐器。”依秦文琛之见,乌兰牧骑歌舞并重,弹拨乐弓弦乐合奏,既保留民间传统形式,又经编配加工焕然一新。音乐的完整性与表现力,远在民间自发组织的家庭乐队之上。这种既能普及又有提高的表演形式,非常受欢迎。

在乌兰牧骑已然成了小有名气的“作曲家”的秦文琛,18岁考上内蒙古艺术学校作曲班。后几经“北漂”、“海漂”,成为我国著名前辈作曲家朱践耳先生的关门高足,远赴西方古典音乐重镇德国深造。现在秦文琛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继谭盾、叶小纲、郭文景、陈其钢之后,在国际国内极具影响力的新锐作曲家。他始终以鄂尔多斯为家,视伊金霍洛乌兰牧骑为其音乐艺术的起点。他感恩草原牧场带给他根深蒂固的基因血脉和一种母语般的情感营养。他的作品天然富于一种开阔宽广的音乐空间感,而一般在城市生长的人,很难产生如此浩大的空间想象力。秦文琛说他内心永远燃着一

团火,“这是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共有的特征,这种内心的张力来自无际而浩渺的天宇和那片情感丰厚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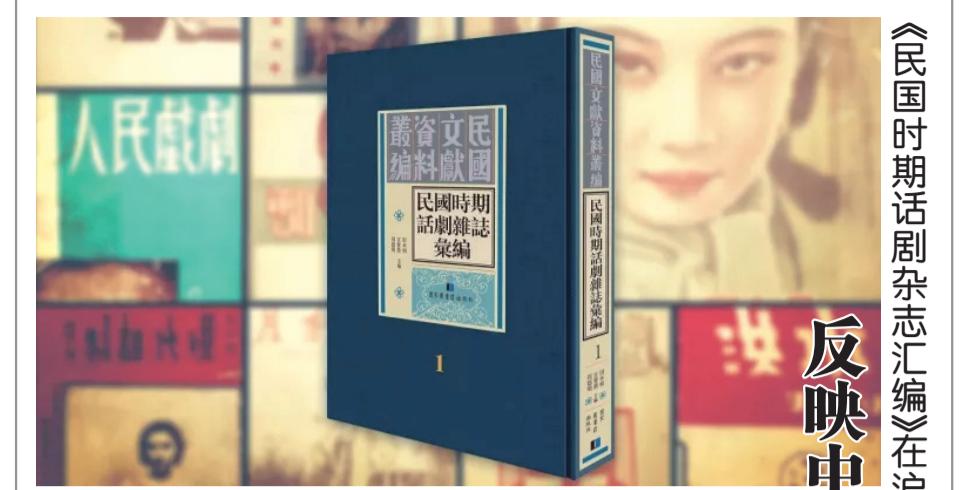
依音乐学者乌兰娜之见,乌兰牧骑自身具备内蒙古民族民间艺术的某些特定属性。在当地有很多夫妻兄妹、父子女,一家子在乌兰牧骑队伍中摸爬滚打一辈子。乌兰娜并未举例,现成就有典型。秦文琛的妹妹秦海涛上世纪80年代接替哥哥进了乌兰牧骑主奏二胡,而后又在队里恋爱结婚生子。秦文琛的妹夫李浩今年45岁,在伊金霍洛旗乌兰牧骑30年,干了12年的队长。他最早吹唢呐,后来吹黑管,歌喉特别出众,长调短调呼麦,声腔韵味张口就有,还能编词作曲导演。

乌兰牧骑素以队员一专多能、演出小型灵便为特色。在李浩身上,一专多能得以集中体现。看看老秦这一家子,一代接一代为乌兰牧骑、为草原文化贡献青春年华。从秦文琛到秦海涛和李浩,再到侄儿媳妇哈斯高娃,“90后”的蒙古族姑娘,现在是乌兰牧骑独唱演员,最拿手的就是演唱长调。哈斯高娃的弟弟四胡拉得特别棒,现在内蒙古艺术学院读本科,将来或许也会去乌兰牧骑。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充分肯定“乌兰牧骑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在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乌兰牧骑是一支相当顶尖的队伍,他们走遍祖国大地,进过北京、到过海外,荣誉奖项无计其数。李浩表露心声,我们这个地方需要乌兰牧骑,农牧民离不开乌兰牧骑,乌兰牧骑舍不下农牧民。无论走出多远、离开多久,我们都会日夜想念家乡、草原、农牧民。因为只有回到草原、下到牧区,我们心里才有一份真正踏实的归属感;因为,只有内蒙古草原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舞台。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基层乌兰牧骑的褒扬与勉励,也是对各级地方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的指示与敦促。乌兰牧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赶着胶轮马车,七八十年代开着跃进汽车,深入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丰功伟绩。重新认识和继续发扬乌兰牧骑精神,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发展方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要有新作为,这不单是乌兰牧骑的本分,同时也是相关部门领导的职责。

我们不能只看到乌兰牧骑的艺术成就,还应了解乌兰牧骑的生存状态。在艰苦条件下常年累月奔波劳顿,历经风霜演出繁重,交通工具、演出设备、常用乐器日渐老化报修报废;经费有限薪酬偏低,基层文艺工作者面临具体问题,地方政府和上级领导要重视并及时予以大力扶持有效解决。如此,“红色的嫩芽”才会更加枝繁叶茂绽放新蕾,这匹“蒙古的骏马”才会在草原上扬蹄奋进自由驰骋。



反映中国话剧历史及成就的期刊文献集成之作

为纪念中国话剧诞生110周年,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前所长田本相先生倡导发起,上海戏剧学院、上海图书馆共同编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大型话剧文献汇编《民国时期话剧杂志汇编》,日前在上海举行了首发式。该书共100卷,收录了民国时期(兼收清末)具有重要资料价值的话剧杂志161种,是一部反映中国话剧历史及成就的期刊文献集成之作。

“我们在研究中国话剧历史的过程中,资料的确是一个大问题,为了写一本书跑各种图书馆,有时候也找不到,深感困难。资料对研究工作是头等重要的,因此有这么一个想法,怎么为年轻学生、也为话剧研究者做点事情,于是有了编辑中国现代戏剧理论批评书系的设想。”田本相表示,中国戏曲有着800多年的历史,中国话剧不过有百多年的历史。即使这样,戏剧杂志在中国话剧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中成为一股推动的力量。它在话剧运动中,提出顺乎国情和时情的戏剧观念,提出话剧发展的方针,展开重大话题和剧作的讨论,倡导戏剧理论的研究和戏剧批评等。这些在当时就起到很好的作用,而现在它们成为研究中国话剧史的重要的史料来源。“可以这样说,百多年来的戏剧杂志,记录了中国话剧史艰难、曲折而闪耀光辉的发展历程,记载着中国话剧人的丰功伟绩,刊登了许多优秀的剧作,也铭刻着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据责任编辑邓咏秋介绍,全书以上海图书馆、国家图书馆藏本为主要底本来源,所缺期数则从四川省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等全国多家收藏单位尽量补充。比如,1924年创刊的《梨花杂志》,见存一期,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有藏,但均有残,国图藏本仅17页。在此出版过程中,编者通过比勘,用两家互补,辑得全本,共154页。不仅如此,编者还在书前为每种杂志撰写内容提要,介绍出版源流,方便读者利用。书中收入了大量珍贵而稀见的文献,像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编的《戏剧系》、上海辛酉社爱美的剧团编的《戏剧的园地》、摩登社编的《摩登》,沈端先(夏衍)主编的《沙仑》等。此外,田汉和南国社主编的话剧刊物,包括《南国特刊》(全28期)、《南国周刊》(全16期)、《南国月刊》(共2卷10期),各期都完整地收录在本书中。除收录连续出版多期的话剧期刊以外,《汇编》也收录很多重要的话剧特刊和非戏剧期刊中的戏剧(话剧)专号,如《光华附中·戏剧特刊》《南国社旅京第二次公演特刊》,潘子农主编《矛盾·戏剧专号》、赵家璧主编的《中国学生·戏剧专号》、柯灵编辑的《万象·戏剧专号》、国立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编《文学月刊·戏剧专号》等。它们在民国时期的话剧期刊中,也占据重要的位置。

红色戏剧文献在该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该书执行主编、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馆长汤逸佩向记者介绍道,《汇编》收录的话剧刊物有《文艺战线》《人民戏剧》《影剧丛刊》等众多的红色文献,其中,1936年10月创刊于上海的《电影·戏剧》,仅出版3期,旨在用电影、戏剧的武器来推进救亡运动发展;1940年7月创刊于桂林的《新中国戏剧》,反映了大后方抗日演剧的情况,主要撰稿人包括田汉、洪深、陈白尘、夏衍等,创办之时正是抗日战争最激烈的时期,大量爱国志士汇集大后方,以话剧为武器,积极宣传抗日救亡。此外,《汇编》还收录了国立戏剧学校、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重庆南渝中学的校刊或话剧期刊,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学校话剧史文献。

(徐健)

话剧《此心光明》亮相首都剧场

2017国家艺术基金支持项目,由浙江话剧团与贵州省话剧团共同创作,李宝群编剧、宫晓东执导的历史剧《此心光明》日前亮相首都剧场,参加由中国话剧协会、北京市文化局等主办的纪念中国话剧诞生110周年·戏剧东城10周年——全国话剧优秀新剧目展演季。该剧以一代大儒王阳明修学悟道、几经生死,最终创立“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传唱念为团字也算对”的观点,使之成为不辨尖团的挡箭牌。

有不少资料提到,王瑶卿曾对区分尖团问题有过叮嘱,但可能只是口头上说过,并未见诸文字,故大家引用时并不完全一致,大概的意思都是:一时分不清某字是尖是团时,宁可把它念成团字,不要把它念成尖字。此说的道理在于,如果把尖字念成团字,起码尚与北京音相符;若把团字念成尖字,则既与北京音不符,也不合京剧声韵。笔者认为,王瑶卿此说,是在一时难辨尖团的前提下的一种权宜之计,也就是说在能辨尖团的情况下还是应该严别尖团的。而片面强调念尖为团“也算对”的人,恰恰是抽掉了其中的重要前提,这是对王瑶卿的误解乃至曲解。试想,既然无条件地念尖为团“也算对”,那就可以把所有的尖字念为团字,岂不就取消了京剧要区分尖团这一重要音韵特征吗?因此,刘曾复生前在一次访谈中对此提出了严格要求:“该尖团就尖团,该上口就上口,不希望在这方面作出让步,因为这也是基本功的组成部分”。

其实,做到严别尖团真的那么难吗?余以为非也。杨振淇《京剧音韵知识》附录的常用尖团字表,共列举常用尖字444个,余以为其中仍有少数字并不太常见,如趙、襟、襟、圓、囉等,再筛选一下,也就剩400个左右。下面我们就通过数字观察一下在一些唱段和整出戏中尖字所占的比例:《甘露寺》“劝千岁”11个,《坐寨》“将酒宴”11个,《红娘》“小姐姐多风采”13个,《文昭关》伍员的唱念中共有尖字46个,《穆桂英挂帅》穆桂英的唱念中共有尖字72个,《锁麟囊》薛湘灵的唱念中共有尖字115个,一些极常见的尖字在这些唱念中会多次出现。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以上的数字统计会有少许误差,但对于以之做为论据并无影响。

戏曲院校的学生“坐科”8年究竟能学会多少出戏?与过去富连成等科班固然相去甚远,但据说也有二三十出。根据上述统计,即使把多次重复出现的尖字只按一个计算,在这二三十出戏中会出现多少个尖字?大概不会少于杨著所列的400余个吧?如果老师教得认真,学生学得扎实,8年中牢记这400余个尖字,还能说是很难的吗?关键在于重视程度如何。记得孙毓敏、陈琪、刘桂娟、王珮瑜等在央视教唱京剧的节目中,都是先把唱念中的尖字逐个告诉学员,这种做法非常值得肯定。如果戏曲院校的老师在教每出戏,每个唱段,每句韵白都能这样做,记忆力正强的十几岁的孩子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牢记400余个尖字,不仅不算难事,应该是轻而易举的。至于基本定型的成年演员,那要看他们自己的重视与努力了,没把握的字查查相关的资料,举手之劳而已。

请勿再以“也算对”做挡箭牌来为自己尖团不分辩解并误导年轻人了。

世心学的起伏人生为剧情主线,展现了其“立德、立功、立言”的精神追求和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心路历程。

该剧采用“叙述体戏剧”样式,以话剧为艺术载体,融合了中国戏曲、古典民乐、现代舞蹈、民族文化等多种表现元素;观众们还能看到演员现场换服装、候场……内容和形式的创新使该剧成为一部现代感极强的新型历史剧。

众跟着我们的剧情带进来,跳出去,让舞台时空得到更多的延展,让观众产生更多的想象空间,这是舞台假定性最有意思的地方。”在舞台呈现上,几块可移动平台打破了传统的写实表现手法,演员们在上面攀山越岭、行舟涉水;全剧除了背景音乐,所有的音效也都是由演员现场制作,还融合了中国戏曲、古典民乐、现代舞蹈、民族文化等多种表现元素;观众们还能看到演员现场换服装、候场……内容和形式的创新使该剧成为一部现代感极强的新型历史剧。

(浙文)

“黄梅之花”年末绽放京城舞台

一场全新概念的“名家·经典”2017黄梅戏经典名段北京演唱会于12月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上演。演唱会汇聚了当今黄梅戏艺术领域的诸多知名演员,其中包括吴亚玲、蒋建国、张辉、李文、赵媛媛、周源源、何云、王琴、程丞等10位中国戏剧“梅花奖”的获得者,更有刘华、刘国平、张小萍、吴美莲、王霞、郭宵珍等正值艺术盛年的黄梅名家以及阔别舞台数载的陈小芳、袁玫等人的加盟,还有戴玉强、白雪等歌唱家的助阵。演唱会上,《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孟姜女》《夫妻观灯》《打猪草》等经典剧目里的30余首黄梅戏经典名段全部被重新编曲,以全新的音乐风格及形式,向首都观众展示了黄梅戏这一“中国乡村音乐”的独特魅力。

黄梅戏作为我国五大地方剧种之一,因其清新质朴、素雅自然,一直深受海内外广大观众的喜爱与欢迎。此次演出是黄梅戏历史上第一次由梅花奖得主领衔,众黄梅戏名家联袂加盟,以全新概念演唱会的艺术形式,亮相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舞台,同时,首次启用香港国际首席爱乐乐团现场伴奏,突出了演唱会“传统与时尚的碰撞,古老与现代的融合”的创新宗旨。

(徐健)



沙场点兵
范显海 摄

把尖字念成团字「也算对」吗

史震

戏曲院校的学生“坐科”8年究竟能学会多少出戏?与过去富连成等科班固然相去甚远,但据说也有二三十出。根据上述统计,即使把多次重复出现的尖字只按一个计算,在这二三十出戏中会出现多少个尖字?大概不会少于杨著所列的400余个吧?如果老师教得认真,学生学得扎实,8年中牢记这400余个尖字,还能说是很难的吗?关键在于重视程度如何。记得孙毓敏、陈琪、刘桂娟、王珮瑜等在央视教唱京剧的节目中,都是先把唱念中的尖字逐个告诉学员,这种做法非常值得肯定。如果戏曲院校的老师在教每出戏,每个唱段,每句韵白都能这样做,记忆力正强的十几岁的孩子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牢记400余个尖字,不仅不算难事,应该是轻而易举的。至于基本定型的成年演员,那要看他们自己的重视与努力了,没把握的字查查相关的资料,举手之劳而已。

请勿再以“也算对”做挡箭牌来为自己尖团不分辩解并误导年轻人了。